

豫覽兵法

新

詳

● 李兴斌

邵斌 / 注译

齊魯書社

银雀山汉墓竹简本



李兴斌 邵斌／注译

# 孙膑兵法

新  
译

齊魯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膑兵法新译/(春秋)孙武著；李兴斌，邵斌注译。－济南：齐鲁书社，2002.7

ISBN 7-5333-1071-3

I. 孙… II. ①孙… ②李… ③邵… III. ①孙膑兵法－注释 ②孙膑兵法－译文 IV.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7140 号

## 孙膑兵法新译

李兴斌 邵斌 注译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6 插页 115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33-1071-3  
B·132 定价：10.00 元



孙 腹 像



子臯見威王

作者 相起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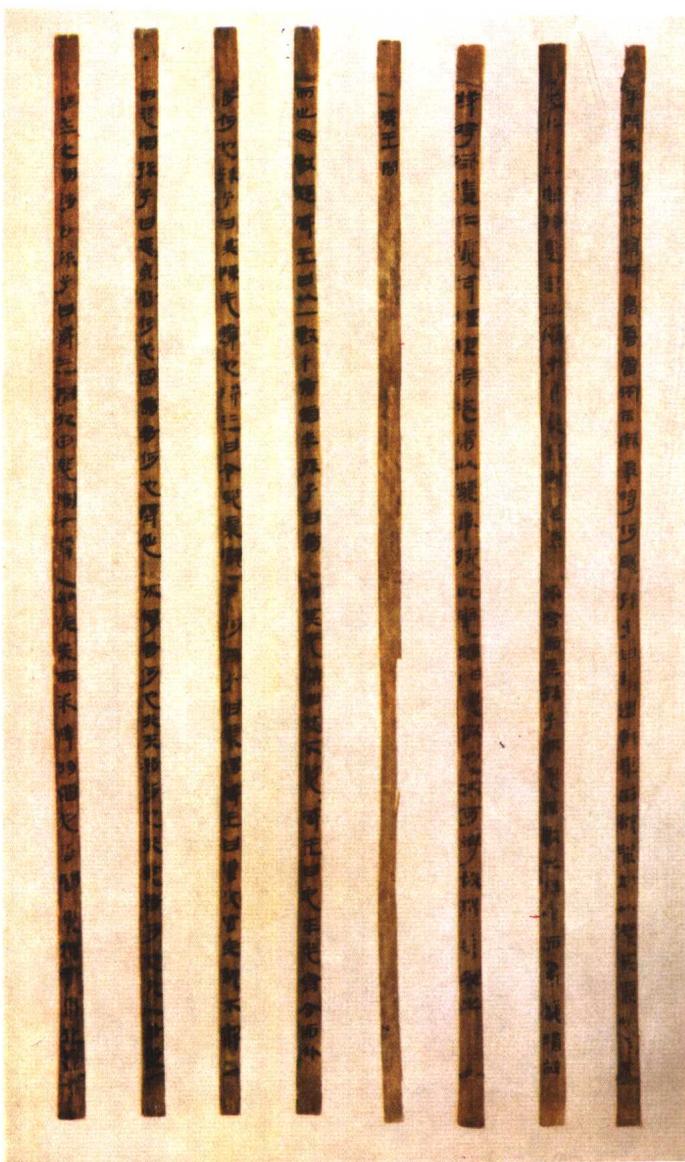
驱逐重射

作者 相起久



马陵白书

作者 相起久



孙膑兵法竹简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  
不澤雖勝必殃

安作津  
壬午



龍德

善戰者因勢

而利

文  
武  
戰  
爭  
勝  
利  
之  
道

龍

上 编

擒庞涓

禽（擒）庞涓

〔注一〕一書

昔者，梁（梁）君将攻邯郸。〔注二〕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荏丘。〔注三〕齐君闻之。〔注四〕使将军忌子。〔注五〕带甲八万至〔正〕……竞（境）〔注六〕庞子攻卫

□□〔注六〕将军忌子……□卫□□救与

……曰：「若不救卫，將何為？」孙子曰：「请南攻平陵。〔注七〕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

书影一：1975年文物出版社线装本《孙膑兵法》

孫臏兵法

擒龐涓

禽(擒)龜潤〔一〕四首

至<sub>十四</sub>曰：……競（境）。廩子攻衛<sub>十四</sub>，<sub>十六</sub>將軍忌<sub>十五</sub>。〔子〕……<sub>十七</sub>衛<sub>十六</sub>救與<sub>三六</sub>……救衛是失令。一田忌<sub>十七</sub>曰：「若不救衛，將何爲？」孫子曰：「請南攻平陵。」〔七〕平陵其城小而縣大，人衆甲兵盛，東陽戰邑。<sub>八</sub>難攻也。吾將示之疑<sub>三六</sub>。吾攻平陵，南有宋，<sub>九</sub>北有衛，當涂<sub>途</sub>有市丘，<sub>十</sub>是吾糧涂<sub>途</sub>絕也。吾將示之不智<sub>知</sub>事。」於是徙舍而走平陵。〔十一〕三九<sub>十二</sub>陵，忌子召孫子而問曰：「事將何爲？」孫子曰：「都<sub>十三</sub>威<sub>十四</sub>。〔十四〕都橫卷四達環涂<sub>十五</sub>，<sub>十六</sub>橫卷所<sub>陳</sub>也。」<sub>十七</sub>環涂較甲之所處也。〔十七〕吾未甲勁，本甲不<sub>十八</sub>擊<sub>十九</sub>。〔十八〕擊其後，<sub>十九</sub>二大夫可殺也。」〔二十〕於是段齊城、高唐為<sub>二十</sub>兩，<sub>二十一</sub>直將轄<sub>二十</sub>平陵。〔二十二〕挾環涂夾擊其後，<sub>二十三</sub>齊城、高唐當術而大敗。〔二十四〕將軍忌子召孫子問曰：「吾攻<sub>二十四</sub>平陵不得而亡齊城、高唐，當術而厥<sub>蹶</sub>。」〔二十五〕事將何爲？」孫子曰：「請遣輕車西馳策<sub>梁</sub>郊，<sub>二十六</sub>以怒其氣。分卒而<sub>二十七</sub>從之，示之棄。」〔二十七〕於是爲之。廩子果棄其輜重，兼取舍而至。〔二十八〕孫子弗息而毅<sub>擊</sub>之桂陵，而禽<sub>擒</sub>廩消。〔二十九〕故<sub>三十</sub>曰，孫子之所以爲者盡矣。〔三〇〕

(二) 梁君，指魏惠王（公元前三六九年至前二九五年在位）。

(11) 宋君，指漢惠王（公元前三六九年至前二九年在位）。魏國在惠王時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故號又稱宋。邯鄲，趙國都城，在今河北邯郸縣。《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公元前三五四年），據《竹書紀年》推算，當惠王十六年。）……圍趙邯鄲。”

東方一百餘里，有九十九山，一曰丘，地名，其地未詳。

四百六

詩經

书影二：1985年文物出版社繁体大字本《孙膑兵法》

##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古代军事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在几千年漫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这方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战役难以数计，涌现的军事家灿若群星，形成的兵书战策卷帙浩繁。但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却并非是经过几千年才形成的，而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奠定下来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列国纷争，战事频繁，但学术文化却十分发达，甚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兵家则正是当时各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当时著名的兵家人物，自然应当首推孙武，其下则有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人。孙武的后人孙膑，又称齐孙子，《史记》有传，列于孙武之后。《史记》的传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与乃祖孙武相比，孙膑的生平似更富传奇色彩。据说，他曾与庞涓一起向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鬼谷子学习兵法。在学习期间，他由于得到了乃祖孙武的真传，又加天赋过人，故而才能高于庞涓，庞涓深忌之。后庞涓去魏国当了将军，便将孙膑诳至自己门下，诬以罪名，“断其两足而黥之”，企图使孙膑从此隐姓埋名，无法现身于世。面对庞涓的残害，孙膑只好忍耻佯狂，借以麻痹庞涓。后来，他借齐国使者来到大梁之机，暗地里说服齐使，将其偷偷地

孙膑兵法新译

载运回齐国，并介绍给齐国大将田忌，从而成为田忌的门客。

回到齐国之后，孙膑的过人才能终于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他先以运筹之术帮助田忌在赛马场上赢得千金，使得田忌对他刮目相看，并将他推荐给齐威王，得为军师；后又在救赵（桂陵之战）、救韩（马陵之战）过程中，相继用围魏救赵之计和退兵减灶之计两败庞涓，迫其自杀，并俘虏魏太子申，从而威震诸侯，“名显天下”，使齐国走上了强大之路。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齐威王、宣王用孙子（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就是对他的历史作用的一种肯定。

作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家，孙膑与孙武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吴起齐名，世称“孙吴”。孙武因从齐国奔吴并在那里建功立业，人们习惯上称他为“吴孙子”。孙膑因助田忌两败魏军，并且终老于齐，人们习惯上称他为“齐孙子”。孙武的兵法著作，人们一般称为《孙子兵法》，有时也称为《吴孙子》；孙膑的兵法著作，人们一般称为《孙膑兵法》，有时也称为《齐孙子》。可惜的是，《孙膑兵法》没有能够像《孙子兵法》那样，代代相继地流传下来，而是大约在东汉末年即已佚失，并且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即不见于历代著录。一部杰出军事家的著名兵书，就这样失传了，这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怀疑和猜测，所以从宋代以至近世，中外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甚至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孙膑其人，所谓的孙膑其实即是孙武，而所谓的《孙膑兵法》其实也就是《孙子兵法》。然而，历史好像是故意要和人们开一个大大的玩笑：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同时出土了抄写在竹简上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当时就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

由于年代久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

重。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认真发掘、整理和考证之后，由文物出版社先后于 1975 年 2 月和 7 月分别公开出版了普通本竹简《孙膑兵法》和线装大字本竹简《孙膑兵法》。竹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经过整理的竹简 364 枚，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 15 篇，计 11000 余字。这样，失传长达 1700 多年的《孙膑兵法》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历史上究竟有无孙膑其人？《孙膑兵法》究竟是否与《孙子兵法》是一部书？这件聚讼千年的历史疑案，终于随着这一新的重大考古发现而涣然冰释！

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对 1975 年整理出版的竹简本《孙膑兵法》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有的学者提出，1975 年版《孙膑兵法》下编 15 篇，不像是《孙膑兵法》的内容，而应是其他兵法著作的佚文。如张震泽在《孙膑兵法校理》一书的《例言》中就曾说：“文物出版社本《孙膑兵法》，共三十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十五篇，各记‘孙子曰’或‘威王曰’，可称为‘《孙膑兵法》’；下编十五篇，无此等字样，似非孙膑之书，而应别题书名，作为附编。”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即很快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所以，文物出版社遂于 1985 年又重新校订、出版了新版大字本《孙膑兵法》。这次出版的《孙膑兵法》，删下编 15 篇，上编在原有 15 篇的基础上增《五教法》而成 16 篇。此后，绝大多数学者在整理、研究和校注《孙膑兵法》时，均以此一版本为依据。我们这次重新注译这一名著时，同样是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大字本《孙膑兵法》为依据的，但考虑到被删掉的后 15 篇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所以仍以“银雀山汉墓竹简兵法佚文”之名，略加注释，附于书后，并同时将其摹本也收入书中，以供古代兵法爱好者参考。

孙膑生活的时代属战国中期，这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已经

**孙膑兵法新译**

走上历史的舞台、政治经济变革广泛而深刻、战争日趋频繁和残酷、社会秩序剧烈动荡、国家正逐步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由于这样一些时代特征，使得《孙膑兵法》也具有了与以往出现的兵书所完全不同的鲜明特点。

首先，在战争观问题上，孙膑针对儒家以“仁义”去战的主张，明确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思想。这一思想，较之《孙子兵法》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显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证明战争是除暴乱、“禁争夺”、服天下并进而巩固政权实现统一的必然手段，孙膑列举了“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舜……并三苗”、“汤放桀，武王放纣”、周公东征平叛等一系列历史传说和事实作为证据。他尖锐地指出，面对列国争雄、七强并立的现实，自己又“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却想通过“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达到“禁争夺”的目的，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无法做到。不过，孙膑虽然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思想，主张通过战争实现国家统一、达到使“天下服”的目的，但他同时也极为清醒地看到了战争的负面效应，并不认为战争就是一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的手段。他一再提醒人们，虽然“战胜”可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但如“战不胜”，也会“削地而危社稷”；“兵者”当然“不可以不察”，但是“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所以，“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孙膑一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思想，认为“富国”是“强兵”的前提，是“战胜而强立”的基本保证；一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了“慎战”和“知道”的思想，主张进行战争要“事备而后动”，要做到“有委”、“有义”，强调“王者之将”（指导战争的人）必须“知道”，即必须懂得战争的规律。他说：“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而

所谓“知道”，就是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静（静）”。很显然，这些思想和观点，包含了朴素而深刻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其次，在战略指导方面，孙膑提出了“必攻不守”的积极战略思想。据《孙膑兵法·威王问》记载，齐国大将田忌曾向孙膑请教何为“兵之急者”，孙膑在接连否定了田忌认为“赏罚”或“权、势、谋、诈”应为“兵之急者”的看法后，鲜明地提出了“必攻不守，兵之急者”的观点。这里，所谓“必攻”，是指要坚决地主动地进攻；所谓“不守”，是指敌人防守虚弱而又属要害、一经打击就将影响全局的地方。《孙子兵法》曾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很显然，孙武只是在战术层次上提出这一观点的。而孙膑则不然，他将“必攻不守”提到了如此之高如此之重要的地位，则显然是将其视为一种战略指导思想而言的。如果我们对闻名后世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两次重要战役在指挥上，都充分体现了孙膑的这一思想。这说明，孙膑的这一积极的战略思想，是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孙武的战略指导理论。同时，这一战略思想也充分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一种积极进取主动出击的精神风貌。应当指出的是，孙膑“必攻不守”的思想，是寡胜众、弱胜强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宝贵的法宝。这一思想，将战场上的攻与守两种基本手段辩证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不仅使得战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能够始终牢固地把握住战场上的主动权，使得其最终战胜强敌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可以使其有效地避免劣势条件下作战最易产生的消极防御意识。所以，这一思想，实属为将之要义、用兵之“急者”，难怪孙膑将其提到了如此之高的地位。

再次，在战术指导方面，孙膑发展了孙武的任势、造势的理

**孙膑兵法新译**

论。《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指出，“孙膑贵势”。应当说，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实战指挥还是从理论阐述看，孙膑对“势”的理解和运用，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有学者认为，“孙膑贵势”，指的是他善于“造势”。然而，我们经过考察之后认为，所谓“孙膑贵势”，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因势”，二是“造势”。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实际战例考察一下这一问题。据史籍记载，孙膑平生指挥的战役只有两次，即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在桂陵之战中，孙膑因“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之势，建议田忌“引兵直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从而收到了“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的效果。在马陵之战中，孙膑更明确地提出了“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的观点，因“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的客观情势，巧妙地以退兵减灶之计，诱庞涓率轻骑“倍日并行逐之”，然后以万弩在马陵隘塞死地夹道设伏待之，从而一举大破魏军、杀庞涓、擒太子申。由此不难看出，孙膑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善于“因势”的兵法大师。再者，从理论上说，欲“造势”，必须先“因势”。因为，任何高明的“造势”，都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凭空“制造”，而必须先借助于现有的客观态势。所以，所谓“孙膑贵势”，当首先是指他善于“因势”，其次才是指他善于“造势”。抑或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善于“因势”才能善于“造势”，而欲“造势”则必先“因势”。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孙膑兵法》，风格特点与《孙子兵法》是截然不同的：《孙子兵法》从《计篇》开始至《用间篇》，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舍事言理，辞约义丰，学术色彩鲜明，涉及领域广泛，构成了一个既完备严整而又宏伟壮观的兵学理论体系；《孙膑兵法》十数篇，则既有战事追记，又有讨论对话，也有理论阐述，而